漫談漢字在海內外的流播

◎通識教育中心教授／鄒濬智

一、前言

漢字為漢人所用，但在廣義的中國地區，相同的民族也有在當地文化強力引導之下發展出記錄自己方言的漢字的情況。而漢族之外，或自立政治門戶，或文化具有強大排他性，為達成與漢族交流的目的，也有從成熟的漢字體系取經，借用或參考，發明出屬於自己的文字。中華文化深深影響整個亞洲，歷史上與我國親近的國家，都深受中華文化的浸染。為了有效學習中華文化的精髓，這些鄰近國家派出大量的人員前來學習漢字及經典，在將漢字及經典帶回母國的過程中，也對母國的造字產生影響。

二、海內漢字的流傳與變化

（一）同族漢字—粵語字

1842年至1898年，滿清先後三次租借香港、九龍、新界等地給英國，1997年回歸。1887年葡萄牙與滿清簽定澳門租約，1999年回歸。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語音與中原存在較大差別、並擁有自己強勢文化的港澳地區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文字。

由於港澳居民當中，廣府人占多數，廣府話一直以來都是港澳日常用語。而粵語方言有許多方言字可能是有音無字的，所以就產生了許多特有的廣府話用字——「粵語字」。粵語字泛指用於書寫粵語白話文的漢字，它有很多別稱，如粵語用字、粵語漢字、粵語方言字、廣東字、廣州話字等。

粵語字主要流通於粵語使用者之間，除了港澳，廣東其他地區也常見。粵語字常用於網路論壇、影音媒體、書刊雜誌、劇本等。像香港地區，特別在1990年代初期，很多的電視廣告和電影都會使用粵語字；廣東的《南方都市報》則有專門使用簡體粵語字進行編輯出版的版面。詹伯慧等人考查方言與史料，於2002年出版《廣州音字典》，收錄部分廣州民間使用的粵語字，是粵語字考證的集大成者。

粵語字可分為本有其字的古字以及本無其字的新造字。本有其字指粵語字所用的古字，在古代漢語中使用並保留至今，雖然在現代的粵語白話文中常用，但在現代漢語中卻罕見。新造字則有二種情況，一種是粵語字原先可能有對應的古字，但到了現代，讀音發生了分化，為了避免和其他同音字相互干擾，民間多會使用新造字，像是本字被認為是「的」、「等」、「無」、「渠」的字，就新造出「啲」、「哋」、「冇」、「佢」來代替。一種則是完全無本字的造字，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中都不存在，則多用形聲方式來造字，如表示「來」、「莅」字義的「嚟」字即是；有音而無字的地名如「塱」、「滘」、「激」等也是無本字的新造粵語字。

在民間，由於沒有相關規範，一個粵語字或詞常有多個不同寫法，如「而家」、「依家」、「宜家」、「伊家」其

實是同一個詞，表示「而今」、「現在」。此外，粵語作為古漢語（屬於漢藏語系）和古百越語（一般認為屬於壯侗語族）交融的產物，保留了大量的百越底層詞。這些詞因為不屬於漢語成分，可能並沒有「本字」。所以在目前粵語字考證研究中，粵語書寫究竟應該用本字，還是用新造字、假借字，以及粵語本字究竟如何考證，乃至於是否確有本字，仍存在許多爭議。

（二）異族漢字

在我國悠久的歷史中，不少的兄弟民族在創造本民族的文字之前，或形成本民族的文字的過程中，往往借用漢字作為交流的工具，同漢族或其他兄弟民族進行交流；以漢字為媒介，藉以學習和吸收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也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

依照造字者的身分，域內異族漢字可分為官方仿造與民間仿造二種。依照借用的程度，有全部借用，部分借用，或只借部分音義等。我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有一部分曾建立與漢族分庭抗禮的政權。為求方便記錄自己的文化與經典，十分常見直接取漢字全部或部分成為自己國家用字的作法，此屬於官方仿造。

官方全部借用漢字者有匈奴、鮮卑、渤海等族。匈奴極盛於西漢，而亡於東漢。史載漢朝與匈奴單于之間用漢文書信往返；出土的大量匈奴印章皆係漢文；匈奴貴族多精通漢文、博覽漢文典籍。鮮卑族在匈奴之東，故又稱為「東胡」，因依鮮卑山，號「鮮卑」。鮮卑族也長期借用漢字漢語作為交際的工具。近代出土的渤海文字遺存，絕大多數都是漢文，可見渤海族大規模借用漢字的程度。官方借用漢字的部分來造本國文字的，則有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這些民族在創造本民族文字之前，也是先借用漢字，再依照漢字的結構和形體來創造自己民族文字。上述這類官方仿造漢字為專家所制定，由國家頒布，但它也隨著該政權的敗亡而消失。

至於非漢族的民間仿造漢字，一般留存在並未建立對抗漢族政權的少數族群中，多為宗教經師、民間歌手或普通農民等仿造。這類文字的流傳主要是靠手抄本經書、民歌、唱詞、劇本等，形成過程非常緩慢。具代表性的民間仿造漢字有「方塊壯字」和「方塊白文」。方塊壯字現今仍為壯、毛南、仫佬、布依族所使用；方塊白字又稱「僰文」，現今仍為苗、瑤、水、侗、京、白族所使用。

民間仿造漢字有二種做法，其一為借用，借用還分二種，一是只取漢字的形和音，不取義。以方塊壯字為例，如借漢字「眉」字表示壯語「有」；或只取形和義，不取音，如借漢字「盃」字表示壯語「杯子」。其二是仿照漢字的造字法來新造字，如用象形造「凵」字表示「崩缺」、用指事造「3」字表示「坐」（「3」表人形坐在「一」上）、用會意造「墲」字表示「荒蕪」（「土」上「無」物）、用形聲造「岜」字表示「山」（壯語「山」與「巴」音近）。

三、海外漢字的流傳與變化

（一）漢字進入越南

從秦末趙佗南下兼併交趾古國開始，越南之後又兩次被漢王朝征服，設立郡縣「交州」。除了一部分漢朝官吏士兵留居外，中國還多次向越南大規模移民，形成了漢人和越人共處的態勢：「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通典‧南蠻下》）在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密切的交流。當時交州（今越南）人的語言發音與漢人大致相同，差異只在越人的語音帶有本土民族的發音特徵，稱之「漢越音」。唐宋以後漢越音發生變化，十世紀後越南脫離中國獨立，漢越音出現較明顯的本土語言特徵，但仍保有漢越語音系統的完整性，流傳於今。

北屬時期，交州有不少中國人開帳授徒，儒家經典之教習逐漸發展，故漢字也被越南人稱為「儒字」。不過使用漢字最多的卻是佛教，寺院講習漢文、高僧翻譯佛經、編寫語錄、信眾捐款刻印等都用漢字。自中國獨立出來後，越南各王朝如李朝、黎朝、阮朝等都採用漢字作為國家正式文字，或立國學、或行科舉。科舉進士大部分參與國政，其餘或在家開帳授徒、或為良醫治病救人，今日越南的漢字文化遺產主要就是藉由這些精英份子流傳下來。

除了漢字，越南還使用另一種文字，那就是「喃字」（南國之文字，又稱「字喃」）。這種文字約是借用漢字的造字方法和字形所創造出來的。越南正史未見關於喃字造字的記載，但下列幾則史料已見到借用漢字記錄喃語的喃字：

其一、唐貞元七年「子安尊〔馮興〕為布蓋大王」，事見《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五。「布蓋」兩字是漢字，被借用作喃字，以記錄越語（喃音）。「布蓋」在越語是「大王」的意思。

其二、「〔丁先皇〕帝即位，建國號大瞿越」，事見《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康熙字典》記「瞿」的詞義，並無「大」義。「大瞿越」之國號，意思是「大越」，在越南土語中「瞿」字音義近「巨」，所以在「大」之後還加與其同義之「瞿」，組成「大瞿越」這個國號。

李朝時期有不少鐘銘碑記流傳至今，其中如〈報恩禪寺碑記〉中已見有用純粹喃字記錄的人名；而全篇看似使用漢字的〈奉聖夫人黎氏墓誌〉，很多都只借漢字記音，碑文也出現純粹喃字記錄的地名「淩滝」（越語表示江津）。陳時代（1226-1400年）民間儒士熱衷喃字，許多人使用喃字創作詩文。十三世紀開始，漢字的主導地位開始受到喃字挑戰。喃字雖然是越南本土創製的文字，但使用喃字十分挑戰創作者的漢字素養，因此喃字主要使用者還是文化精英。二十世紀之前，幾乎所有其他官方文獻仍用漢字文言文書寫。

十七世紀，來自義大利和葡萄牙的兩個天主教傳教士到達峴港，他們帶來西方先進的知識和新奇商品，並懂得運用神奇的西藥治病驅邪，因此頗具號召力。傳教士為了儘快在東亞傳播上帝的「福音」，積極學習當地文化。不過因為傳教士的傳教對象基本上目不識丁，在沒有管道可以學習漢字的情況下，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文字記錄越語。

1858年，法軍入侵峴港，並殖民越南。法國人將漢字視為中越歷史文化紐帶

與法國殖民統治的障礙。1917年，法國殖民當局下令全面廢除學校的漢字教育；1919年7月，順化的傀儡朝廷頒布「皇家詔旨」，宣佈廢除科舉，漢字及依附其上的喃字被迫退出了越南的歷史舞臺。今日越南喃字成為只有極少數專家才能識讀的文字，至於漢字，由於漢傳佛教的典籍都是用漢文書寫的，越南僧尼識得漢字者仍不在少數。

（二）漢字進入朝鮮

漢字傳入韓國的時間，推測應不晚於西漢。元封三年，漢武帝在現今韓國漢江以北設立四郡。爾後，韓國逐漸發展成王權國家，在接受外來先進文化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引進漢字。新羅智證王四年（503年），將國號和王號皆改為漢字，自此開啟韓國正式使用漢字的時代。及至新羅統一三國，即七世紀之後，在積極接受中國文化的趨勢下，政治、文化、制度、學術等各領域中的漢字開始急速增加。高麗時期（918-1392年），漢字詞迅速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朝鮮時期（1392-1910年），漢字詞的增長速度受到崇尚儒教的士大夫們推波，漢字詞數量有增無減。

韓、中兩國語言不同，音韻系統也有所區別，所以漢字最初傳入韓國時，用漢字表記純粹韓國語非常困難。為解決此問題，開始使用借漢字「音」、「訓」進行表記，稱之「固有漢字」，多用以表記韓國固有人名、地名、官職名稱，又稱「國字」；這些漢字並不見於中、日、越等國。韓國三國時期（427-660年）的人名、地名和官職名稱中，已經使用出現大量固有漢字。固有漢字大致出現在利用漢字表記韓國語的「鄉札」、漢語和韓語混合的書面語「吏讀」，以及為了便於理解漢文句子在各個部分之間添加漢字或以漢字作為助詞的「口訣」。固有漢字雖然有很多與六書造字原理大部分一致，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情況，尤其是為了注音或為了表記韓文而添加特定符號所造出來的漢字，例如：「乤」、「乷」、「乫」、「乽」、「㐘」、「㐔」、「乶」、「乧」、「㐝」、「乭」、「乼」、「乯」、「乺」、「乻」、「乮」、「㐏」、「䎡」、「䆏」等。

1443年世宗大王為提高朝鮮平民的文化普及度，發明了一套拼音文字的書寫系統，稱為「諺文」，即現在的兩韓所使用的國語「韓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完全停用漢字，而大韓民國則經歷「五十年文字戰爭」——李承晚時期，小學教育仍有漢文課，1970年朴正熙時代一度廢止，後列為選修。金大中時期試圖把小學漢字課列為義務教育，但因為輿論壓力，後來不了了之。2011年韓國政府重新將漢字學習列入小學正式教育課程，不過漢字學習仍舊不普遍，一般年輕人只識得自己名字的漢字。

（三）漢字進入日本

漢字從中國傳到日本的確切時間點目前尚無定論，一說漢字在西元五世紀時，隨著百濟佛教僧侶將中國的經書帶回日本而傳入的，一說七至九世紀的遣唐使將唐文明及佛教文化帶回日本的同時，連帶將

漢字傳入。這些傳抄帶回日本的經書，以漢字為媒介，發音同於當時漢語，中間再夾雜一些日語助詞，使日本本地人可以依日語的語法來閱讀，稱之「漢文」。約莫一、兩個世紀以後，日本出現《古事記》、《日本書記》等一系列史書，和現存最早的詩集《萬葉集》，皆採漢字書寫，形、音、義各方面皆忠於當時中國漢字的用法。

西元四世紀末到五世紀初，因為與朝鮮半島的交流頻繁，日本開始透過朝鮮學習漢字。由於前後使用漢字書寫文獻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因而日本的漢字音就包含了多種漢語原音，如時間上略早於中古的「吳音」和流行於唐代長安的「漢音」等。

使用漢字書寫日語，一般在漢語詞彙系統中選擇與日語意思相同的詞彙，如表達「山」的意思就選「山」字。但「山」的讀音並無法直接記錄日語音，所以日人另外給「山」一個日語式讀音，稱作「訓」或者「訓讀」。訓讀時也會遇到無法用某個漢字完整表示日語的某種語義。譬如某個事物是日本有但中國沒有，又或者剛好相反。在此情況下，如要在日語中將這類事物用某個漢字表示，只好勉強拿關係不太密切、或者根本沒有關係的漢字來表示；某個漢字也可能因此增加原本沒有的義項。新增的義項便被稱作「國訓」。例如，「偲」，《詩經・盧令》鄭玄箋：「才，多才也。」但日語「偲」字新增了「回憶」的意思。又例如「調」讀作四聲時可指歌曲的樂律，在日語中也存在這種用法，但在日語中又新增出「調查」的意思。

在印刷字體尚未具有強力規範性的時候，日本漢字經常會出現各式各樣的異寫、異體字。異寫如「米」字四點緊靠「十」、「木」下帶勾筆、「令」下寫作「卩」等；異體如「步」寫作「歩」、「漢」寫作「漢」、「國」寫作「国」等。除了異寫、異體漢字以外，日本漢字還有還有一類漢字「國字」。「國字」又稱「和製漢字」，指的是日本自創的漢字。之所以自創國字，乃因某個日本詞彙無法使用兩個漢字構詞表示，於是便試著造一個方塊字來代表。自創國字主要應用的造字法為六書中的會意，至於讀音，一般只有「訓讀」。譬如為表示日語中的旱地造出「畑」字、為表示日語十字路口造出「辻」字、為表示日語山的鞍部造出「峠」字等。

除了直接使用或改造漢字。日本自己後來發展出一套源自《萬葉集》、稱為「萬葉假名」的表音系統，萬葉假名使用一套指定的漢字，單純只借用它們的發音來標記日文詩歌。以草書書寫的萬葉假名後來演變成今日的「平假名」。至於「片假名」，則是在寺廟學習的僧侶們為了有效訓讀佛經，把漢字拆分出來，用以標注漢字的發音還有漢文裡的日語助詞，因而創製出來的。

隨著日語書寫系統的成熟發展，如今日本的漢字用於記錄大部分名詞、形容詞和動詞，平假名則用來記錄動詞詞尾、純日語詞彙、或者表記漢字難以書寫的詞彙，而片假名主要用來記外來語或擬聲、擬態詞。同時平假名也用於標記日本漢字的讀音以及用來書寫提供漢字水準低下讀者如學童的讀物。

參考文獻：

1. 王繼洪（2006）。漢字文化學概論。上海：學林出版社。
2. 何九盈（2000）。漢字文化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3. 何九盈、胡雙寶、張猛（2009）。中國漢字文化大觀。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4. 吳德壽（2015）。越南喃字形成的發展略程及越南漢字數位化的一些考量。古今論衡，第27期，27-52。
5. 胡惠（2006）。方塊壯字字體類型研究。南寧：廣西大學碩士論文。
6. 宮本徹（2015）。漢字日本化的進行過程——日本漢字簡介。古今論衡，第27期，3-12。
7. 袁國華（2015）。Unicode所見香港特有漢字初探。古今論衡，第27期，53-64。
8. 湯佩津（2009）。從越南李朝二篇墓誌探討中越關係。崇仁學報，第3期，85-102。
9. 黃巽齋（1998）。漢字文化叢談。長沙：嶽麓書社。
10. 鄭錫元（2015）。韓國固有漢字國字與Unicode漢字探究。古今論衡，第27期，13-25。

補註警大雙月刊第233號〈漢字與文化創意應用〉一文參考書目：

1. 徐啟賢、林榮泰（2011），漢字的文化創意產業應用探討。第十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河洛文化研究會、僑聯總會。
2. 徐啟賢、林榮泰（2012），漢字文化的設計思維。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十七屆設計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臺中：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
3. 郭妍伶（2012），從動畫與文字設計談臺灣漢字藝術創作精神之體現及影響。止善，第12期。